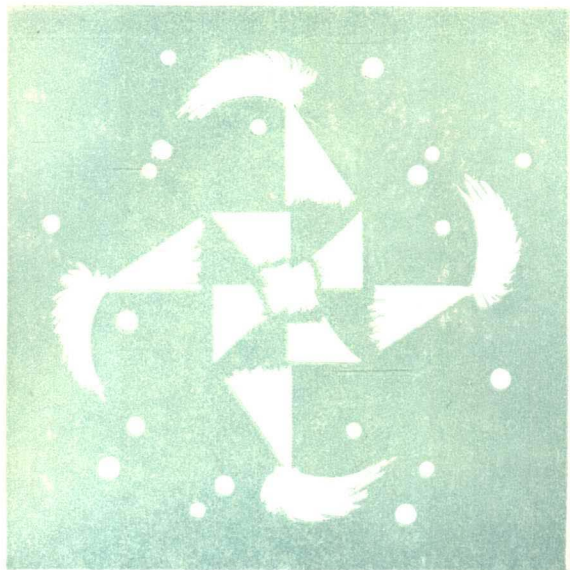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丁宁 江波

半島集





丁宁 江波

半島集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韩美林

插图题花：朱展程

半 岛 集

丁宁 江波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9.5 插页6 字数132,000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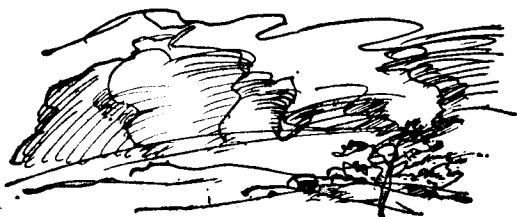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10078·3816 定价：1.50元

目 录

云飞故乡·····	丁 宁 (1)
蓝色的海湾·····	江 波 (10)
沧波一望惊·····	丁 宁 (17)
故城·····	江 波 (28)
蓬莱访仙·····	丁 宁 (38)
日出大鱼岛·····	江 波 (49)
牡丹之乡·····	丁 宁 (59)
黄河春讯·····	江 波 (67)
到处青山·····	江 波 (79)
故乡风情画·····	江 波 (88)

冰雪之歌·····	丁 宁 (97)
华年·····	丁 宁 (114)
爆竹声声·····	江 波 (125)
三叔·····	丁 宁 (137)
柿红·····	丁 宁 (154)
信念的种子·····	江 波 (166)
逝去的歌·····	丁 宁 (175)

托遗响于清风·····	江 波	(190)
源头的活水·····	江 波	(196)
涛声·····	江 波	(207)
滨州书情·····	丁 宁	(215)
野草·····	江 波	(232)
清明·····	江 波	(238)
愧疚·····	丁 宁	(244)
《涛声集》后记·····	江 波	(253)
秀姐·····	江 波	(258)
霞石村散记·····	丁 宁	(263)
粮食回家·····	江 波	(271)
小老师·····	丁 宁	(276)
后记·····	丁 宁	(297)



云飞故乡

丁 宁

小城夜色迷离，人倦了，车也倦了。

我张开两臂，伸了个懒腰，立刻闻到一种久已没闻过的熟悉气息，海！真格回到母亲身边来了。

接站的同志，径直把我送到烟台山下的宾馆。我好象见了久违的老朋友，每次来，都能在这儿找回一些青年时代遗留下来的梦。

进了房间，先兴冲冲地推开窗子。晚秋的夜晚，小风带点甜丝丝的湿润，并不觉凉意。今天是农历九月十八，月亮象娇羞的新娘，还要迟一刻才肯露面。窗外黑沉沉，大海在几步之外，黑

沉沉，但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深黑的波涛之上，滚动着银灰色的花边儿，重重叠叠，互相追逐，发出轻柔舒缓的笑声。远处，似有神人把天上的星星变为五彩珍珠，抛撒在岛上，船上，海天相相处。

“啊，真美！”我几乎喊了出来。

果然听到了声音，但不是自己的。进来两个人，一个刚刚相识，一个面孔陌生。他们好象是飘进来的，我竟一点没有觉察。那陌生者，风度潇洒，朗声说：“欢迎你回家乡！”另一人接着介绍：“这是市委王书记。”

我怔住了。书记的信息如此之快！遂即感到一股到了家的暖烘烘的热气。

对这位王书记，可以说已神交一两年了。对他治理和改革家乡的胆识、气魄，早有所闻。人们说，现今地方上一些精明领导人，开口谈改革，闭口论经济，我正希望书记谈谈家乡改革的情况，却没有想到，他一坐下来，就谈文艺，论教育。他对文艺不仅关心，而且有见解，使我这个搞文艺的，很是感动。曾听说，他尊重知识，爱惜人才，果然如此。谈到今年的高考，书记说，本地有个考生，总成绩五百零二分，却只因个子

太矮，视力有点小毛病，便不予录取。他听说后，亲自作了调查，在他干预下，那个考生才被放进校门。

谈话间，一青年频频进来，提示书记注意时间。看来，时间对书记至为重要，我便赶紧请教，都说家乡近几年变化特大，我回来住的时间很短，走马观花，恐也只能观赏几朵，如何是好？书记不假思索，当即回答：“云游。云游最好。”

“云游”，这说法别出心裁。神话和传说，形容仙人腾云驾雾，云游四方；东自扶桑，西至昆仑，天之南，海之北，只需一瞬间。我立即快活地回答：“云游极妙！我这凡人，也当学学神仙。”

书记说，现今神仙并不稀奇，蓬莱就出现了新八仙。他建议我云游蓬莱仙境，去会一会神仙。

在笑声中，我们彼此道别。书记说，明朝他还要赶到掖县，参加一个书法名家的盛会。掖县的文峰山，林壑优美，那里保留着雄奇的魏碑石刻，为中外人士所向往。据说，书记自己也爱好书法，朝去暮归，来往行程数百里，自然也是云游的了。

故乡城的夜晚，刚刚九点，就十分寂静。月儿出来了，银光披在树上，铺在地下，书记踏月而去。

小住两天，我便开始云游。路线是，先向东，后往西。动身那天，恰好是星期日，一位青年工人，穿着茄克，拿着钓竿、鱼饵，搭我们坐的车，到威海钓鱼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烟台这么大的海，还不够你钓的，干吗跑到九十公里外的地方？”

青年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九十公里算得什么，要讲究个新鲜，老蹲在家门口，没有意思。”

司机坐定，钓鱼的游伴便欣喜地喊：“起飞！”

我又问他：“为什么说起飞？”

他答，现今，一切都要讲究个速度、时间，汽车也应要求达到飞行的速度。

也许是心理作用，车开动了，我竟然真的感觉是在云中飞行。

故乡的晚秋，清丽、温和，海水湛蓝湛蓝，天空也湛蓝湛蓝，海天相恋，云波相接。越过烟台东山，便是一溜海边，这是我回文登老家必经之路。这里的海浪，妩媚、平静，象清澈的湖。我

的脸紧贴车窗，很想伸手去摸一下那温柔的浪花，却只觉一眨眼儿，那广阔的大海，象一片被颶风吹断的浮云，忽地从身边掠过。

柏油马路，舒展地伸向远方，象一条黑亮的带子。路上，不见步行者，但见自行车儿，云飞浪涌，男男女女的“二郎神”，穿鲜艳的羽绒服，风驰电掣。

家乡人都把神通广大骑着摩托跑买卖的个体户，称作“二郎神”。二郎神的摩托后面，多是带个大筐，如果贩活鱼，据说从烟台跑济南，千里之遥，到了，鱼还大口喘气呢。

田野上，一派蓬勃的景色，麦苗碧绿，萝卜叶儿翠嫩。地瓜刨走了，弃置在地里的地瓜蔓儿，一溜一溜，密密的叶儿，绿油油地。

我惋惜地说，以前刨地瓜，先把蔓儿收回家，蔓上的嫩茎和叶儿都好吃，冬天喝杂面汤，使上地瓜叶儿，滑溜溜地，一人能喝好几大碗。

青年游伴听我这么一说，立刻作出惊讶的表情，连那司机也偏过头来问：“你吃过？真好吃吗？”

自然，他们是没有吃过的。如今，在我的家

乡，玉米、地瓜，主要作为喂牲畜的饲料，地瓜蔓儿，恐连牲畜也不屑于吃的。

看着一路美丽的秋色，我想起十多年前，我回家，数九寒天，这一带，满山遍野都是人群，在冰冻三尺的土地上机械地抡着铁锹、榔头；一个年轻的妇女，坐在地头，两手捧着膨胀的乳房，把洁白的奶汁挤了出来，丢在家的婴儿吃什么呢？姑娘和小伙子们，面皮干裂，浑身泥污，没有心思和时间谈情说爱。

我们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，象过去的战争年代一样，为了建设自己的家乡，从不吝惜汗水。他们本来可以过得丰衣足食，然而那个时候，做不到啊！那次回家，有个老汉亲自对我说，咱们庄户人，每顿饭都能吃上喷香的包米饼子，就算见到社会主义了。我听了，心里觉得难受，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仅仅是玉米填饱肚子么！

不多时，到了威海。阳光下，这小小城市，玲珑剔透，她依然保持着小巧和纯净的风貌。马路上，并不拥挤，但人们的脚步是匆忙的。青年们穿着款式，漂亮入时，似乎比大城市还要考究。有些姑娘穿鲜红的毛料西服，银色高跟皮

鞋。

我请求司机把车速放慢，左顾右盼，楼房、商店、街道、花丛，一闪而过。

“那个有鲸鱼骨门的三角花园呢？”

陪同的同志笑道：“你说早年那个极小的三角花园吗？现在整个威海已是一个大花园，显不出它了！”

我默默屈指一算，从当日我到这个新解放的小城工作，弹指一挥，已经足足三十九年了。

住下之后，我对年轻的主人，描述我曾经住过的那座两层的灰色小楼。他们听了，很觉茫然，说：“啊，灰色的，两层的？……也许就是靠三角花园那一座吧？可是那是红的！”

我又想起来，小楼周围，有很多小贩。清晨，特别是冬天的清晨，刮着西北风，小楼的瓦檐挂着一排锥子般的冰凌，小贩仰望窗子，嘶哑着嗓子，凄厉地喊叫：“油条——麻花啊——！”

主人笑了。他们笑得很文雅，西服的红领带在阳光下，闪闪发亮，也象在笑。“现在，可听不到这种小贩的叫卖声了，要是个体户，都有自己的铺子，门面也都很堂皇，用不着嘶哑着嗓子……”他们又笑了。

我觉得好象在给他们讲述一个古老的传说：“很久以前，有一座灰色的小楼，那里面住着一群穿灰色列宁装的青年……”

第二天，我坐车外出，经过三角花园。那个小的三角形，还一如当年，但周围的环境，果然变得完全认不出了。只有三角的中央，那块三棱形的纪念碑还在，那是一九三〇年为纪念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威海而立的。它依然保持着往昔的尊严。

现在，我们住的地方，是崭新的东山宾馆。依山面海，凌空矗立，好象筑在大海的浪峰之上。凭窗观海，如坐船楼，海中船只来往，身子也随着徐徐而动。

出门几步，便是陡峭悬崖，在榛蔓之间，有碎石小径，小心翼翼，曲曲折折，可下到深约数丈的海滩。那里礁石丛丛，雪浪飞花，独坐听涛，只觉暖暖的浪花，直落心里，心境也响起涛声，把记忆中那些陈旧的丝缕，扯断了，荡尽了。

这里没有喧声，没有污染，空气、树木、海洋、花朵，一切都纯净、透明。服务人员彬彬有礼，连他们的笑声话语，也令人觉得纯净透

明。

“山光水色与人亲，说不尽……”

我正低吟，忽又觉得有人召唤“起飞”，无限依依，登州水阔莱州远，不能久恋，当继续云游。

我又想起故乡女词人李清照的名句：“九万里风鹏正举，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。”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



蓝色的海湾

江 波

还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，走到哪里，我总喜欢查看地图，以便准确地估量出自己的位置，免得在茫茫旅途上迷路。

县委招待所的墙上，挂着一张全县的详细地图，大小村庄都有。放下行囊我就凑上去看。当我从图上看到那片蓝色的海湾，又顺着海滩找到那村子的时候，我的心有些激动了。

……那年的冬天，十一月下旬，我被紧急疏散到这海滨小村的时候，已经能听到炮声了。日寇的“拉网扫荡”正在展开，刺刀与火结成的网，从胶东半岛的腹地向这东海之滨拉了过来。

不断有从西方来的逃难者，向人们述说敌人铁蹄所至的情景：白天漫山遍野搜捕、枪杀抗日军民，夜间在村落之间燃起许多火堆，连成火网。整个整个村子被烧成废墟。

恐怖气氛，瘟疫似地蔓延，村里开始有人外逃。村长领我到一户人家的草屋前，推开泥砌院墙的小门。一个年约五十左右的妇女，腋下夹个布包袱，手牵着个十来岁的女孩，正往外走，见我们来，就在门槛里面站住。村长向她说明，要把我插到她家来，说罢就转身走了。

冬日的黄昏，一缕残阳从枯树枝头筛下来，照着门楼的草顶，照着碱土剥蚀的院墙。我和这位大娘，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站着，互相打量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

我当时只有十六岁，象个孩子，但却穿了一件公家发的黑棉袍，来不及换下。在敌人大搜捕时，这黑色棉袍的显眼，同八路军的军装是一样的。

我低头看看自己这身衣服，能够理解大娘眼睛里深藏着的犹豫。

远处又有炮声传来。

“大娘，你躲出去吧，我不住下了。”我转身

离开那被踩细了的门槛。大娘张开口，却没有说出话来。走了几步，我回头看看，大娘还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两眼直直地看我。小女孩仰着头，询问似地看着大娘的脸。一老一小，两双惶惑的眼睛！

我们一组同学都来不及进房东的家了，大家只好到村外高地上的小树林过夜。各人拉一堆地瓜蔓，圈起来铺在地上，小狗似地蜷缩着躺下，两脚伸进棉袍的两个袖子里，拉大襟把头一蒙，竟也呼呼睡去，我似乎还做了什么梦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黑棉袍上敷了一层白霜。

挨到第二天下午，从高地上便能看到敌人的刺刀在夕阳下闪光。蓝色的海湾里，敌人的炮艇不时朝岸上打冷炮。翼上有太阳徽的敌机频繁地飞来侦察，飞机的肚皮几乎要擦着树梢了。“网”终于拉过来。看看我们身上的黑棉袍，要杂在群众中隐蔽是难的；后面是大海，已无处可退。只有一条路了：迎着敌人的“网”钻过去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

太阳从海面沉下去，天就阴了。从高地上看到，敌人刚刚进入前面四、五里外的村子，还没有派出哨兵，村里升起炊烟，大概在做饭。我